

# 萬尼亞舅舅

四幕劇

柴霍夫著 芳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 萬尼亞舅舅

實價 國幣實價八角貳分

外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柴 霍 夫  
譯者 芳 信  
發行人 陸 高 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 人物

亞力山大·弗勒蒂米洛維齊·瑟勒布力亞可夫 一個退職的大學教授。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 他的妻子，二十七歲。

蘇菲亞·亞力山多芙娜（蘇妮亞） 他的前妻的女兒。

瑪麗亞·瓦西勒芙娜·萬尼斯基 一個樞密顧問官的寡婦並且是教授的前妻的母親。

伊凡·彼多洛維齊·萬尼斯基 她的兒子。

米哈爾·洛維齊·阿斯托夫 一個醫生。

伊呂亞·伊里依齊·特立金 破了產的地主。

瑪寧娜 一個老乳媽。

一個長工。

這齣戲發生在瑟勒布力亞可夫的鄉下的屋子裏。

# 萬尼亞舅舅

## 第一幕

(花園。現出有陽台的屋子的一部份。在一條老白楊樹下的一條林蔭路上，有一張安置着茶具的桌子。幾隻遊椅和椅子；在一張遊椅上放有一隻六絃琴。離桌子不遠，有一個鞦韆。一個多雲的午後兩三點鐘的光景。)

瑪寧娜，一個動作緩慢的，笨重的老女人，坐在茶炊傍邊，正在織着一隻韃子。阿斯托夫就在地傍邊來回地走着。)

瑪寧娜(倒一杯茶) 喂，少爺，你喝吧。

阿斯托夫(不願意拿杯子) 我不想喝。

瑪寧娜 也許你要喝一點兒禾得卡吧？

阿斯托夫 不。我不是每天都喝禾得卡的。況且，天氣這麼悶熱。(一個停頓。) 乳媽，我們彼此認識。

了有多少年了？

瑪寧娜（思索） 多少年？我記得是……你到這邊來……什麼時候呢？那時候蘇妮亞的媽媽，魏

娜·皮托芙娜還活着，你是在她死以前的兩個冬天來看我們的……對啦，那一定是十一年前了。（想了一會兒以後）也許不止……

阿斯托夫 從那時候以後，我變了很多嗎？

瑪寧娜 很多。那些日子你又年輕又漂亮，現在你可老得多了。你不好看了。還有一件事情——你現在喝禾得卡。

阿斯托夫 是的……十年之中我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了。什麼理由呢？乳媽，我太勞苦了。從早到夜我老是站着，一分鐘的休息也沒有，晚上躺在被服下面，還時時害怕有病人要把我拖出去。所以你知道我的這麼幾年以來，我就沒有一天閑過。我怎麼會不老呢！生活這東西真是可厭的，蠢笨的，骯髒的……這個生活完全把一個人消磨完了。到處有的都是些怪人——他們大夥兒全是怪人——當你在他們裏邊住下了兩三年的時候，你也漸漸會不知不覺地變成奇怪的了。這是躲避不了的。（捋他的長鬍鬚）噢，我會長起這麼多的鬍鬚來……這麼多的傻鬍鬚……乳

媽，我變成一個怪物了。謝謝老天爺，總算我還沒有傻。我的腦袋雖然是還可以，可是我的感情不知怎麼地却鈍得多了。我不想什麼，我不要什麼，我不歡喜誰，除了你，也許——我歡喜你。（親吻她的頭。）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兒的時候，我有一個乳媽像你一樣。

瑪寧娜 也許你要吃點兒什麼？

阿斯托夫 不在四旬齋的第三個禮拜裏邊，我到麥里池可去，那兒正發生一種傳染病 起斑

點的傷寒……病人成堆地躺在茅屋裏邊。又餓，又臭，又有煙……小牛跟病人一塊睡在地上……就是小豬也在傍邊。我整天忙個不了，沒有一分鐘坐下來，連一點吃的東西也沒有到口，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們還不讓我休息。他們從鐵路上把一個轉轍夫搬到了我那兒去。我把他放在桌子上替他施行手術，上多了麻藥，他就死了。就在我不需要感情的時候，我的感情似乎又醒轉來了，於是我感到了良心的不安，好像我故意把他殺死了似的。我坐下了，像這樣地閉緊了我的眼睛，我想：在我們死了一二百年以後，那些活在世上的人們，我們現在正拚命地爲他們開出一條路來，他們會不會記得並且說我們一聲好話？乳媽，他們不會，你知道！

瑪寧娜 人們不會記得，可是老天爺會記得。

阿斯托夫 謝謝你這麼說。這句話真不錯。

(萬尼斯基登場。)

萬尼斯基(從屋子裏出來；他在吃了午飯以後，打了一回瞌睡，所以顯得零亂；他坐在遊椅上並且弄直他的時式的領帶。) 是的……(一個停頓。) 是的……

阿斯托夫 睡得好嗎？

萬尼斯基 是的……很好。(打呵欠。) 自從教授跟他的妻子到這兒來了以後，我們的生活就變得顛三倒四了。不應當睡覺的時候我睡覺，在吃中飯跟晚飯的時候，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我都吃，我還喝酒——一個人這麼樣是不好的！從前我就沒有空閑的時候。蘇妮亞跟我老是忙不開，可是現在蘇妮亞一個人忙，我只是睡，吃，喝，糟糕！

瑪寧娜(搖她的頭) 這樣的派頭！教授十二點鐘起身，茶炊一個早晨滾着等他。他們沒有來以前，我們老是像別人一樣地差不多一點鐘吃午飯，現在他們在這兒，我們可要到六七點鐘吃這頓午飯了。教授在晚上讀書寫字，忽然在早上兩點鐘的時候，他會掀起他的鈴來。天呀！做什麼茶要把人家吵醒給他預備茶炊。什麼派頭！

阿斯托夫 他們會長久地就在這兒嗎？

萬尼斯基（吹口哨） 一百年。教授已下了決心住在這兒。

瑪寧娜 現在你瞧！茶炊在桌上已經有了兩個鐘頭了，可是他們去溜縫去了。

萬尼斯基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不用着急。

（有說話的聲音；瑟勒布力亞可夫，葉蘭娜·安德勒芙娜，蘇妮亞和特立金散步回來，從花園的遠處登場。）

瑟勒布力亞可夫 妙，妙……風景真好！

阿斯托夫 好透了，閣下。

蘇妮亞 爸爸，我們明兒上森林場去。好不好？

萬尼斯基 茶預備好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 請你們幾位把我的茶送到我的書房裏去給我喝。我今兒還有一點兒事情要做。

蘇妮亞 你一定會喜歡那森林場的。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瑟勒布力亞可夫，和蘇妮亞走進屋子裏去了。特立金走近桌子靠到瑪寧娜坐下。)

萬尼斯基 天氣又熱又悶；可是我們的大學者先生還穿着他的大衣跟套鞋，還帶着一把雨傘和一雙手套。

阿斯托夫 這表示他保重他的身體。

萬尼斯基 葉蘭娜是多麼地可愛啊！多麼地可愛啊！我就從來沒有看見一個那樣美麗的女人。

特立金 瑪寧娜·狄摩佛耶芙娜，不論我駕車經過田野也好，或是在多蔭的花園中散步也好，或是看到這張桌子也好，我總感到說不出的快活。天氣是迷人的，鳥兒唱着歌，我們大家都平安地，美滿地過着日子——還有什麼好想的呢？(拿茶杯。)我真謝謝你！

萬尼斯基(夢想地) 她的那雙眼睛……一個標緻的女人！

阿斯托夫 伊凡·彼多洛維齊，對我們說點兒什麼吧。

萬尼斯基(不注意地) 我有什麼好對你們說呢？

阿斯托夫 有什麼新鮮的事情沒有？

萬尼斯基 沒有。一切的事情都是舊的。我就像我從前那個樣兒，也許更糟，因為我變得懶起來了。我什麼都不做，只是像一隻老鴉似的嘵嘵喳喳地叫。我那位老喜鵲媽媽却還在空談着婦女運動。一隻脚伸到棺材裏去了，她還要在許多難懂的書上去找尋新生活的曙光。

阿斯托夫 可是教授呢？

萬尼斯基 教授跟從前一樣，坐在他的書房裏從早上寫到深夜。「我們愁眉皺腦地，絞盡腦汁地只顧寫，寫，我們就沒有聽過一句讚美的言辭，這就是我們工作的酬報。」可憐的紙頭！他最好還是寫他的自傳吧！那才是一篇超等的題材！一個退職的教授，你知道——那個老甲魚，死讀古書，枯燥無味。腳氣痛，風濕痛，偏頭痛，羨慕心和妒嫉心把他弄得害起肝臟病來。那老甲魚住在他的前妻的地產上，沒有法子才住在那兒，因為他在城裏沒有辦法住下去。他老是怨言怨語地說他不幸，可是，其實，他是最有幸運莫過的人。（神經質地）想想他是怎樣地幸運！一個下賤的僧侶的兒子，給他弄到了一個學位和一個教授的位置；他做起「大人」來了，做起元老院議員的女婿來了，以及諸如此類等等的東西。這些事情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你把這個想想看。這位先生弄了二十五年的藝術的講演和寫作，雖然他絕對不懂得藝術。二十五年他一直囑着別人

家說起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思想，以及各種的胡說八道；二十五年他一直講着，寫着所有的聰明人都已經知道了的而笨人感到興趣的事情——所以二十五年來他只是白費他的時候。可是這樣一來，多麼狂妄！多麼自大！他退了職，就沒有一個活着的人知道他；他是絕對沒有名氣。所以說二十五年來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使一個更有本事的人缺掉一個職業！但是瞧瞧他：他走起路來就像一個半神半人！

阿斯托夫 喂，我相信你是妒忌。

萬斯基 是的，我妒忌。還有他對女人們的成功！唐璜也趕不上他。他的前妻，我的妹妹，一個可愛的，溫存的人，像這個青空似的純潔，高貴，大方，追求她的人比教授大人所教的學生還要多，會像純潔的天使們只愛跟她們自個兒一樣純潔，一樣美麗的人那麼地愛他。我的母親到今天還是崇拜他的，而且他還在她的心裏引起一種神聖的恐怖的感情。他的第二個妻子，美麗，賢慧——你剛才看到她的——在他年老的時候嫁給他，把她的青春，她的美貌，她的自由，她的光輝犧牲給他。爲什麼？究竟爲什麼？

阿斯托夫 她對教授忠心嗎？

萬尼斯基 不幸得很，她對他忠心。

阿斯托夫 爲什麼不幸？

萬尼斯基 因爲那樣的貞潔從開頭到收場都是不對的。這裏邊有許多微妙的感情，但是沒有論理。欺騙一個難堪的年老的丈夫是不道德的；但是極力去傷害她的不幸的青春和活潑的情感——這算是道德的。

特立金（用一種含淚的聲音） 萬尼亞，你這樣說話，我受不了。喂，真的！不論誰背叛妻子或是丈夫，就是一個不可靠的人，而且是一個可以背叛他的國家的人。

萬尼斯基（煩惱地） 得了吧，芝麻餅！

特立金 萬尼亞，對不起。我的妻子在我們結婚後的第二天，就跟她愛的那個男子打我家裏逃跑了，爲了我有一付討厭的樣子的緣故。但是我從來沒有違背過我的誓言。我愛她一直到現在，並且我對她忠心。我盡我的力量幫助她，我把我的錢給她愛的那個男子生的小孩兒做教育費。我雖然失掉了我的幸福，但是我還留下了驕傲。而她呢？她的青春完了，她的美貌，照到自然的法則凋謝了，她愛他的那個男子死了……她剩下了什麼呢？

（蘇妮亞和葉蘭娜登場，稍遲瑪麗亞·瓦西勒芙娜拿着一本書登場；她坐下來讀書。他們遞茶給她，她不望到茶而喝它。）

蘇妮亞（匆匆地對乳媽說） 乳媽，幾個鄉下人來了。你去對他們說話。我來招呼茶。

（乳媽退場。葉蘭娜拿起她的茶杯並且坐到鞦韆架上喝去。）

阿斯托夫（對葉蘭娜） 我是來看你的先生的。你寫信給我說他病得很厲害——風濕痛而且另外還有什麼的——但是看樣子他好極了。

葉蘭娜 昨兒晚上他很不舒服，說他的脚痛，可是今兒他不錯……

阿斯托夫 我拚命地趕快跑了二十里路。可是瞧，沒有關係！屢次都是這樣的。爲了賠償我的損失，我要和你們就在一塊直到明兒才走。無論如何我要睡一個痛快。

蘇妮亞 好極了！你晚上就不大跟我們一塊。你還沒有吃過中飯吧？

阿斯托夫 沒有，我還沒有吃呢。

蘇妮亞 哦，對啦，那麼你得吃一吃中飯！我們現在要到六七點才吃中飯呢。（喝茶。）茶是冷的！  
特立金 茶炊裏邊的温度顯然降低了。

葉蘭娜 不要緊，伊萬·伊萬尼齊；我們就吃冷的好了。

特立金 對不起，我不是伊萬·伊萬尼齊，而是伊呂亞·伊里依齊——伊呂亞·伊里依齊·特

立金還有些人因為我的臉孔上有麻子叫我做芝麻餅。我是蘇妮亞的教父；你的丈夫教授閣下十分知道我。我現在住在這兒你的地產上。假如你有意留心一下的話，我每天都跟你在一塊吃中飯。

蘇妮亞 伊呂亞·伊里依齊是我們的對手，我們的靠臂。（溫存地。）教父，讓我再給你一杯吧。

瑪麗亞 呀！

蘇妮亞 什麼事，外婆？

瑪麗亞 我忘了告訴亞力山大——我的記性不好極了——我今兒收到佩委爾·亞力克維齊從哈可孚寄來的一封信……他已經把他的新的小冊子寄來了。

阿斯托夫 這本書有趣嗎？

瑪麗亞 有趣，可是奇怪得很。他在攻擊他自個兒七年以前所擁護的主張。可怕。

萬尼斯基 沒有什麼可怕。喝你的茶吧，媽媽。

瑪麗亞 但是我要談話。

萬尼斯基 但是我們五十年來都在不斷地談話和讀小冊子。現在正是停止的時候了。

瑪麗亞 我說話的時候你是不歡喜聽的；我不知道爲什麼。請你原諒我這麼說吧，基恩，去年這一年以來你變得我就不懂得你了。你從前是一個有定見的人，一個有高超的思想的人。

萬尼斯基 哦，是的！我是一個有高超的思想的人而沒有把什麼人超起來。（一個停頓。）一個有高超的思想的人……比這樣再惡意的玩笑你怕不能開了我現在四十七歲。直到去年爲止，爲了避免看清生活的真相，我才極力像你一樣地用你所喜歡的那似通非通的議論來蒙蔽我自個兒——我還以爲我做得不錯呢。可是現在，你要是知道的話，晚上我就煩燥得睡不着，因爲我氣憤我會那樣蠢笨地把我什麼都可以得到的那個時候白費掉了，現在上了年紀我什麼也得不到了。

蘇妮亞 萬尼亞舅舅，說這樣的話沒有意思！

瑪麗亞（對她的兒子） 你似乎怪起你從前的那些主張來了。可怪的並不是那些主張，而是你自個兒。你忘了單有主張是沒有用的——那只是死的文字。你應當工作才對。

萬尼斯基 工作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的教授閣下那麼地能做一付寫作的機器。

瑪麗亞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蘇妮亞（用懇求的聲音） 外婆！萬尼亞舅舅！我懇求你！

萬尼斯基 我不開口好了——我不開口，並且還賠罪。

（一個停頓。）

葉蘭娜 天氣真好！不大熱。

（一個停頓。）

萬尼斯基 天氣好得可以上吊了！

（特立金調整六絃琴。瑪寧娜靠到屋子來回地走，呼着一隻母雞。）

瑪寧娜 咯咯，咯咯，咯咯！

蘇妮亞 乳媽，那些鄉下人來做什麼？

瑪寧娜 就那件同樣的事情——又是說起那塊荒地。咯咯，咯咯，咯咯！

蘇妮亞 你在叫什麼呀？



瑪黛娜 母花雞跟小雞們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鶴鷹也許會把它們雕去。(退場)

(特立金彈一支波爾卡舞曲；他們全沉默地傾聽他。一個長工登場)

長工 醫生在這兒麼？(對阿斯托夫)米哈爾·洛維齊，他們要請你去。

阿斯托夫 打那兒來的？

長工 打工場來的。

阿斯托夫(煩惱地) 非常感激你。好吧，我想我得去一去。(週圍找他的鴨舌帽。)真討厭，該死！  
蘇妮亞 真是多麻煩啊！打工場回來吃中飯吧。

阿斯托夫 不。那太晚了。『我怎麼應當……我怎麼能夠……』(對長工)喂，朋友，無論如何，你得給我弄一杯禾得卡來。(長工退場)『我怎麼應當……我怎麼能夠……』(找到他的鴨舌

帽。)在阿斯托羅夫斯基的一個劇本當中，有一個滿嘴長着鬚髯而且有點兒小聰明的人——

那個人就像我。好吧，我希望你們好好地保重。(對葉蘭娜·安德勒芙娜)如果你有心意和蘇妮亞·亞力山多芙娜一道去看看我的話，那我真要開心死了。我有一點兒產業，不過九畝地皮，可是有一個模範的花園和花房，這是你們在週圍幾百里路以內所找不到的——說不定會引

起你的興趣。靠近我的是市立的植物園，那邊的那個林務官是一個年老的，常生病的人，所以一切的事情其實都是由我照顧。

葉蘭娜 我早已聽見人家說你很喜歡森林。當然，這是挺有用處的，可是這不會妨礙你的真正的工作嗎？你是一個醫生。

阿斯托夫 只有老天爺知道什麼才是一個人的真正的工作。

葉蘭娜 有趣嗎？

阿斯托夫 是的，這是有趣的工作。

萬尼斯基（諷刺地） 有趣極了！

葉蘭娜（對阿斯托夫） 你還年輕——你的樣兒看起來只有三十六歲或是三十七歲……不會像你所說的那樣有趣。不過是些樹木跟樹木罷了。我覺得一定是很單調的。

蘇妮亞 不，非常地有趣。米哈爾·洛維齊每年都栽植一批新的樹木，他們已經送給了他一個銅牌和一張獎狀。他極力攔阻搗毀古老的森林。假如你聽到他的說話，那你就會完全地贊成他。他說森林使鄉村美化，森林教給人了解美麗的東西是什麼並且啓迪一種崇高的心境。森林還可

以調和凜冽的氣候。在氣候溫和的國家，用不着浪費多的力量去和自然鬭爭，所以那兒的人是比較溫存，比較和善。在這樣的國家裏邊人們是美麗的，柔和的並且是敏感的；他們的語言是文雅的，他們的動作是優美的。藝術和科學在他們裏邊盛興，他們的哲學不是沉悶的，他們對於女人的態度也是很有優美的禮節的。

萬尼斯基（笑） 妙得很，妙得很！這些話是可愛的，可是不能使人相信；所以（對阿斯托夫）我的朋友，請允許我繼續用木料燒我的爐子，用木頭建造我的茅舍。

阿斯托夫 你可以用煤燒你的爐子，用磚頭建造你的茅舍。不錯，我允許你照你所需要的採伐林木，但是幹嗎毀滅森林呢？俄羅斯的森林會在刀斧下面完結了。千萬條樹木要破壞了，無數鳥獸的巢穴要絕跡了，河流會淺起來也會枯涸起來，美妙的風景會一去不回地消滅了；一切都因為懶惰的人不懂得彎一彎腰從地面上把燃料拾起來。（對葉蘭娜·安德勒芙娜）太太，我對不對？一個沒有思索的野蠻人才會把這樣美麗的東西放到他的爐子裏面去燒，才會把我們所不能夠創造的東西破壞。人賦有使他得到的東西增加起來的理性和創造力；但是一直到現在為止他沒有創造而只是破壞。森林漸漸地少起來了，河流枯涸了，野獸絕滅了，氣候也破壞了，土地

一天一天變得貧弱了，變得醜惡了。（對萬尼斯基）你現在諷刺地望住我，我所有的話在你看起來是不嚴肅的——也許我真是一個乖癡的人。但是當我走過由於我才不致於被採伐的農民們的森林的時候，或是當我聽見由我自個兒的手種植的幼小的矮林發出沙沙的響聲的時候，我覺得氣候多少有幾分給我的力量轉移了，同時我還覺得如果人們在一千年之中感到幸福，其中有幾分是我造成的。當我種植一棵白樺樹並且看見它青碧地茂盛而在風中搖曳起來的時候，我的靈魂充滿了驕傲，於是我……（望到把一杯禾得卡放在盤上端來的長工。）可是，（喝酒。）我要走了。也許事實上我是一個乖癡的人。好，我告辭了。（向屋子那邊走去。）

蘇妮亞（挽住他的手臂和他一塊走）你什麼時候上我們這兒來？

阿斯托夫 我不知道。

蘇妮亞 不會再要一個月吧？

（阿斯托夫和蘇妮亞走到屋子裏邊去了；瑪麗亞·瓦西勒芙娜和特立金還坐在桌子傍邊；葉蘭娜·安德勒芙娜走向陽台去。）

葉蘭娜 伊凡·彼多洛維齊，你的行動又不對了。幹嗎你要弄得瑪麗亞·瓦西勒芙娜生氣並且

講到一付寫作的機器！今兒吃早飯的時候你又跟亞力山大吵起來了。這多沒有意思！

萬尼斯基 可是我恨他，怎麼辦？

葉蘭娜 恨亞力山大是沒有理由的；他跟此外的每個人一樣。他並不比你更壞。

萬尼斯基 如果你能夠看到你的面孔，看到你的樣子的話！你這樣生活是太懦弱了！哦，多懦弱！

葉蘭娜 呀！又懦弱又煩惱！每個人都罵我的丈夫；每個人都用憐憫的眼光瞧着我，他們都這樣想，

『可憐的東西，她嫁給了一個老頭子。』這是對我的同情，哦，我是十分明白的！像阿斯托夫剛才所說的那麼，你們大家都漠不經心地把森林破壞了，不久就沒有什麼東西留在地上了。就用這同樣的方法你漠不經心地把人類破壞了，謝謝你，世界上就快要沒有貞操，沒有純潔，沒有犧牲的精神了！除非一個女人是你們的，否則幹嗎你們從來都不用關心的眼光去看她呢？因為——那個醫生真不錯——有一個破壞的魔鬼附在你們這班人的身上。你們對於樹木沒有感情，對於鳥兒也沒有，對於女人也沒有，對於朋友也沒有！

萬尼斯基 我不喜歡這樣的說教。

（一個停頓。）

葉蘭娜 那個醫生有一付疲倦的，神經質的面孔。一付有趣的面孔。蘇妮亞顯然是給他迷住了；她和他發生了戀愛，我知道她的感情。自我到了這兒以後，他來過這兒三次，可是我害臊，我就沒有好好地和他談過一次話，或是親切地對待他。他以為我是一個可厭的人。伊凡·彼多洛維齊，我們倆所以會這樣的做朋友，一定就因為我們倆是這樣的討厭的緣故。討厭！別那麼地看我，我不喜歡你這樣看。

萬尼斯基 既然我愛你，此外我有什麼方法看你呢？你是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知道你對我的熱情回報的機會是極少的，完全等於一個零，但是我不想什麼，只要看一看你，聽一聽你的聲音……

葉蘭娜 噓，他們會聽見你！（他們走進屋子裏去。）

萬尼斯基（跟住她）讓我把我的愛情說出來，別趕我走——單這一點就是我的最大的幸福……  
葉蘭娜 這真痛苦。

（兩個人走進屋子裏去。特立金撥動琴絃，奏一支波爾卡舞曲。瑪麗亞·瓦西勒芙娜在一本小冊子的邊上寫註解。）

（幕落。）

第二幕

(瑟勒布力亞可夫的家裏的一個飯廳。夜。一個更夫在花園裏敲着梆。瑟勒布力亞可夫坐在打開着的窗子前面的一張安樂椅上，打着瞌睡，葉蘭娜·安德勒芙娜坐在他旁邊，也打着瞌睡。)

瑟勒布力亞可夫(醒着) 誰？蘇妮亞，是你嗎？

葉蘭娜 是我。

瑟勒布力亞可夫 你，蘭諾齊卡……我痛得不得了。

葉蘭娜 你的毯子掉到地板上了。(把毯子包住他的腿。)我去把窗子關起來，亞力山大。

瑟勒布力亞可夫 不用，我覺得氣悶……我剛才睡着了一會兒，我做夢我的左脚不是我的。我給痛醒了。不，這不是腳痛風；更像是風濕痛。現在什麼時候了？

葉蘭娜 十二點二十分。(一個停頓。)

瑟勒布力亞可夫 早上到圖書室去找一找巴由什可夫的書。我相信我們有他的著作。

葉蘭娜 什麼？

瑟勒布力亞可夫 早上去找一找巴由什可夫。我記得我們有。但是幹嗎我會這麼呼吸困難？

葉蘭娜 你累了。你有兩晚沒有睡覺。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聽見說屠格涅夫由脚痛風轉到心臟病。我怕我也許會這樣。年紀老了真可恨，真可厭。自從我上了年紀我就恨起我自個兒來了。那你們一定也會討厭看見我的。

葉蘭娜 你談起你的年紀，好像我們大家要為這個事情負責任似的。

瑟勒布力亞可夫 你是最討厭我的。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起身坐到更遠的地方去。）

瑟勒布力亞可夫 當然你是對的。我不是一個傻瓜，並且我懂得你年輕，力強而且漂亮。你要生活而我是一個老頭子，差不多像是一具屍首。你以為我不懂得嗎？當然，我要活下去是因爲傻的緣故。但是不久，我就會叫你們大家自由起來。我不會再拖延得長久了。

葉蘭娜 我精疲力倦了……看老天爺的面，你靜一靜吧！

瑟勒布力亞可夫 好像是托我的福，每個人都弄得精疲力倦了，弄得垂頭喪氣了，浪費着他們的



青春，  
倒是那惟一的一個享受生活而對它感到滿足的人。哦，是的，當然！

葉蘭娜 靜一靜吧！你弄得我難受死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弄得每個人都難受。當然。

葉蘭娜（流淚） 我受不了！說，你打算把我怎麼樣？

瑟勒布力亞可夫 沒有什麼。

葉蘭娜 那麼，你靜一靜吧。我懇求你！

瑟勒布力亞可夫 真奇怪，伊凡·彼多洛維齊可以說話，還有那個老白癡瑪麗亞·瓦西勒芙娜

也可以說話，沒有誰跟他們頂嘴，大家都聽話——要是我說一句話，大家就要覺得難受起來。他們聽見我的聲音就討厭。好吧，就說我是一個可惡的，自願的，殘暴的人——甚至在我上了年紀的時候，難道我沒有權力顧顧我自個兒嗎？難道我沒有花勞力換來的嗎？我問你，難道我沒有養老的權利，沒有要求別人注意的權利嗎？

葉蘭娜 又沒有人爭奪你的權利。（風撼窗子。）刮風了；我把窗子關起來。（關窗。）馬上就要下雨了。又沒有人爭奪你的權利。

(一個停頓；更夫在花園裏敲梆並且唱歌。)

瑟勒布力亞可夫 在我把一生貢獻了給學問之後，在我同我自己的書房，講堂，體面的同僚的交際攪慣了之後——突然地，我掉在這個墳墓裏邊來了，每天看見的是笨人，聽見的是愚蠢的談話。我要生活，我想成功，我好名譽，我愛榮耀，身份，可是在這兒——好像是在充軍似的。時時刻刻地懷念過去，眼光光地看着別人成功，怕死。我受不了！這在我是太難了！我人老了，他們也不能原諒我！

葉蘭娜 稍微忍耐一下吧：再過五六年，我也會年老的。

(蘇妮亞登場。)

蘇妮亞 爸爸，你自個兒叫我們把阿斯托夫醫生請了來，可是現在他來了你又不見他。這是不好的。你空麻煩他。

瑟勒布力亞可夫 你的阿斯托夫對我有什麼好處？他知道的醫學像我知道的天文學一樣。

蘇妮亞 我們不能爲了你的脚痛風把所有的大醫師都請到這兒來。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不要跟那個瘋子談話。

蘇妮亞 隨你的便。(坐下)這不關我的事。

瑟勒布力亞可夫 什麼時候了?

葉蘭娜 差不多一點鐘。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覺得氣塞……蘇妮亞，把桌上的藥片給我。

蘇妮亞 這就來。(給他藥片。)

瑟勒布力亞可夫(觸怒地) 哦，不是那個。想要的東西一樣也要不到!

蘇妮亞 請不要鬧別扭吧。也許有人喜歡這一套，但是請饒了我吧!我不喜歡，我也沒有時候。早上

我要一早起來，我們明兒要割稻子。

(萬尼斯基穿着寢衣，手上拿着蠟燭登場。)

萬尼斯基 就要打風暴了。(閃電。)喂，瞧!海倫跟蘇妮亞，你們去睡吧。我來代替你們。

瑟勒布力亞可夫(驚惶) 不，不別讓我對住他。不他說起話來要我的命!

萬尼斯基 可是你得讓他們休息一下!她們有兩個晚上沒有睡覺。

瑟勒布力亞可夫 讓她們去睡，可是你也去。謝謝你。我求你去。看我們過去的友誼的份上，你別

反對！我們隨後再談。

萬尼斯基（譏嘲地） 我們過去的友誼……過去的……

蘇妮亞 別說了，萬尼亞舅舅。

瑟勒布力亞可夫（對他的妻子） 好寶貝，別讓我單獨地和他一塊跟他談起話來簡直要我的

命！

萬尼斯基 事情真的變得好笑了。

（瑪寧娜拿着一支蠟燭登場。）

蘇妮亞 好乳媽，你應當睡覺去！太夜了。

瑪寧娜 茶炊沒有收拾清爽。睡起來是不安心的。

瑟勒布力亞可夫 個個人鬧得沒有睡覺，個個人鬧得精疲力倦。只有我自個兒一個人開心。

瑪寧娜（溫存地走近瑟勒布力亞可夫） 對啦，老爺，你痛得厲害嗎？我的兩隻腿也痛得要叫出

來，真痛死了。（縮起腳來。）你害這個病多年了。蘇妮亞的媽媽，魏娜·皮托芙娜老是一夜一夜

地陪住你，她也是弄得很累的。她是多愛你啊！（一個停頓。）老年人就像小孩兒一樣，他們喜歡

人家憐惜他們；可是誰也不體貼老年人。（親吻瑟勒布力亞可夫的肩膀。）老爺，去睡吧……老爺，去睡吧……我給你檸檬花茶喝，還給你暖腳……還替你做禱告……

瑟勒布力亞可夫（感動）讓我們去吧，瑪寧娜。

瑪寧娜 我的兩隻腳痛得要叫出來，真痛死了。（同蘇妮亞一道扶他走。）魏娜·皮托芙娜以前老是哭，爲了你她的心都碎了……那時候你只有一溜溜兒，蘇妮亞，一點兒事情也不懂得……老爺，走吧，走吧……

（瑟勒布力亞可夫，蘇妮亞和瑪寧娜退場。）

葉蘭娜 我完全給他弄得精疲力倦了。我的脚差不多就站不住。

萬尼斯基 你給他弄得精疲力倦，我可給我自個兒弄得精疲力倦。連今兒晚我有三個晚上沒有睡覺了。

葉蘭娜 這家人家真可怕死了。你的母親除了她的小冊子跟教授以外什麼都恨；教授一弄就發脾氣，他不信任我，而且還怕你；蘇妮亞氣她的爸爸，氣我，不跟我說話有兩個禮拜了；你恨我的丈夫並且當面表示看輕你的母親；我給忙壞了，而且今兒我就差不多哭了二十次……這家人家

真可怕死了。

萬尼斯基 我們不要講這樣的大道理吧。

葉蘭娜 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聰明人，伊凡·彼多洛維齊，我深以為你應當知道：世界的毀滅不是由於放火或是打劫，而是由於仇恨，敵對以及一切這樣無所謂的爭端……你應當對人和善，不要口出怨言。

萬尼斯基 先對我和善一下吧！我的好葉蘭娜……（彎腰去親吻她的手。）

葉蘭娜 不要這樣！（抽開她的手。）走吧！

萬尼斯基 馬上要下雨了，大自然裏邊的萬物要甦生了，並且可以舒暢地透一透悶氣了。但是暴風雨舒散不了我的胸懷。我的生活已經絕望地消磨完了的這一個念頭，日日夜夜地像一個夢魔似地壓在我的身上。我沒有過去，過去給我傻裏傻氣地浪費在不相干的事情上面了，而現在是因爲極端地沒有意思而變得可怕。我的生活和我的愛情通通操在你的手裏！看重它們有什麼用處？我對它們有什麼辦法？我的熱情是徒然地給浪費了，像一線陽光射進一個坑裏面去了一樣。我完全完了。

葉蘭娜 當你對我講起你的愛情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是一個傻瓜而且不知道怎麼說才好，請原諒我，我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正預備走出去。）明兒見吧。

萬尼斯基（攔住她） 一想到在這同一所屋子裏頭，我的傍邊，另外一條生命——就是你那條生命也給糟塌了的時候，你知道我是怎樣的難受！你所等待着的是什麼？什麼該死的理論把你拖住了？放明白，認真放明白……

葉蘭娜（凝看着他） 伊凡·彼多洛維齊，你喝醉了！

萬尼斯基 也許，也許……

葉蘭娜 醫生在那兒？

萬尼斯基 他在那邊……今兒晚上他同我就在一塊。也許，也許……也許甚麼事情都會有！

葉蘭娜 今兒你又喝起酒來了。爲什麼呢？

萬尼斯基 無論如何，酒中有和人生相同的東西……海倫，你不用攔阻我！

葉蘭娜 你向來就不慣喝酒的，而且你的話也說得不多……睡覺去吧！我給你煩死了。

萬尼斯基（親吻她的手） 我的寶貝……好葉蘭娜！

葉蘭娜（厭煩地） 別這樣。這真可恨！（退場。）

萬尼斯基（獨自地） 她走了……（一個停頓。）十年以前我老在我的妹妹的家裏碰見她。那

時候她十七歲，我三十七歲。幹嗎那個時候我不和她戀愛而向她求婚呢？那時候也許這件事情是很容易辦到的！這麼一來，她現在就是我的妻子了……是的……現在我們倆就會給暴風

雨落醒了；她怕響雷，我就把她抱在我的懷裏而低聲地對她說：『不用怕，我在這兒。』哦，奇妙的思想，多幸福；使我快活得笑起來了——但是，老天呀，我的思想亂得像一團糟。幹嗎我會老起來？幹嗎她不了解我？她的漂亮的言辭；她的偷懶的道德；她說起世界破滅的那荒謬的偷懶的思想

——這些東西在我看來絕對是可恨的。（一個停頓。）哦，我一向受的是怎樣的欺騙！我崇拜過那個教授，那個可憐的害痛風病的病人，我還像一條牛似地幫他做過。蘇妮亞跟我把這份產業上的一個小錢也榨出來了；我們爲了麻油，豆子，乳酪，像貪婪的農夫似地爭得口乾舌苦；我們自個兒一口也捨不得吃地，把銅子毛錢積攏成千成萬的盧布送給他。我因爲有他和他的學問而覺得驕傲；他是我的生命，是我的生存的呼吸。我覺得所有他的寫作和談吐都充滿了天才……我的天呀，現在！他退職到這兒了，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的總帳。他沒有留下一頁工作在他



的後面，他完全沒有給人家知道，他什麼也沒有——一個肥皂泡！我受騙了……我現在才明白——  
——傻裏傻氣地受騙了……

（阿斯托夫穿着他的大衣，而沒有穿背心，也沒有打領結登場；他有點喝醉了；特立金拿着六絃琴跟住他。）

阿斯托夫 彈一隻什麼調子吧！

特立金 大家都睡覺了！

阿斯托夫 彈吧！

（特立金開始輕輕地彈。）

阿斯托夫（對萬尼斯基）你一個人在這兒嗎？沒有小姐們嗎？（兩手撐着腰地唱歌。）「我的

茅屋跳舞，我的火爐也跳舞，主人沒有牀鋪睡覺。」暴風雨把我吵醒了。真是好雨。什麼時候了？

萬尼斯基 天知道！

阿斯托夫 我以為我聽見葉蘭娜·安德勒芙娜的聲音。

萬尼斯基 剛才她在這兒。

阿斯托夫 一個漂亮的女人。(看桌上的藥瓶。)藥！這麼些個藥方！哈可孚來的，莫斯科來的，杜拉來的。因他的脚痛風他把每個城市都驚動了。他是真地生病呢還是假裝生病？

萬尼斯基 他是生病。(一個停頓。)

阿斯托夫 幹嗎你今兒這麼憂鬱？你爲教授難過呢，還是什麼的？

萬尼斯基 讓我去吧。

阿斯托夫 也許你跟教授的太太發生了戀愛？

萬尼斯基 她是我的朋友。

阿斯托夫 已經了嗎？

萬尼斯基 你說「已經了嗎」是什麼意思？

阿斯托夫 一個女人做一個男子的朋友是依着下面這樣的程序的：最先是情投意合的相識者，

然後是情人，然後是朋友。

萬尼斯基 庸俗的理論。

阿斯托夫 什麼是的……我自己承認我越過越庸俗了。你瞧，我也喝醉了。平常我一個月像這樣

喝醉一次。當我弄到這樣的情形的時候，我就變得極端地粗暴而且蠻橫。那時我就無所不爲了。最難弄的手術我敢擔任下來而且手術施得妙極了。我描摹對於將來的雄大的計畫；在這樣的時候我不以爲我自己是一個瘋子了，反而相信我對於人類有偉大的貢獻——偉大的！在這樣的時候我有我自己的人生哲學，我的好朋友們啊，我看你們大家就好像是這樣的蟲蟻……微生物！（對特立金）芝麻餅，彈吧！

特立金 親愛的朋友，我不論幫你做什麼都是開心的，但是請你想一想——大家都睡着了

阿斯托夫 彈吧！

（特立金開始輕輕地彈。）

阿斯托夫 我們一定要喝一點兒酒。來吧，我想我們還有白蘭地沒有喝完。天一亮的時候，大家就上我那兒去。好嗎？我有一個助手從來就不說『好得』，只是說『好格』。他是一個可怕的壞蛋。那麼我們去，好不好？（看見蘇妮亞登場。）對不起，我沒有打領帶。（匆匆地走出去，特立金跟住他。）

蘇妮亞 萬尼亞舅舅，你又跟醫生喝酒了。你們才是意氣相投的一對！他一向都是這樣的，可是幹

嗎你也這麼辦呢？像你這樣的年紀是不應當這樣的。

萬尼斯基 年紀有什麼關係。一個人沒有實在的生活的時候，那他就得靠幻想生存。無論如何，這總比什麼沒有好。

蘇妮亞 乾草都割了，每天下雨，它們通通在爛了，你還在追求幻想呢。什麼事情你全不管……我得一個人忙，我實在累死了……（吃驚）舅舅，你的眼睛上有眼淚！

萬尼斯基 眼淚？一點兒也沒有……瞎說……你剛才瞧着我的時候就跟你的親愛的媽媽一個樣兒。我的寶貝……（熱切地親吻她的手和面孔。）我的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她現在在那兒？要是她知道的話呀，要是她知道的話！

蘇妮亞 舅舅，什麼知道什麼？

萬尼斯基 這是痛苦的，無用的……不要緊……以後……沒有什麼……我走啦。（退場。）

蘇妮亞（敲門） 米哈爾·洛維齊，你睡了沒有？等一等！

阿斯托夫（在門裏） 我來了！（一會兒以後他穿着背心打好領結出來。）有什麼事情嗎？  
蘇妮亞 如果你不覺得討厭的話，你自個兒喝好了，可是我請求你，別讓我的舅舅喝！他喝酒是不

成的。

阿斯托夫 很好。我們不再喝了。（一個停頓。）我就要回去了。一切都決定了而且字也簽了。他們把馬套好的時候就要天亮了。

蘇妮亞 正在下雨。等到早上好了。

阿斯托夫 暴風雨已經過去了，我們只望它停。我走啦。請你別再叫我來看你的爸爸。我告訴他這是脚痛風，他可要對我說這是風濕痛；我要他躺在床上，他可要坐在椅子上。今兒他就簡直不對我說話。

蘇妮亞 他使氣使慣了。（望着食器架。）你要吃點什麼不要？

阿斯托夫 好的，有就吃。

蘇妮亞 我喜歡晚上吃東西。我相信食器架上有點兒什麼的。他們說從前有好些個太太小姐們中意我的爸爸，女人們就把他害了。呀有乾牛酪。（兩個人站在食器架邊吃。）

阿斯托夫 我今兒整天沒有吃東西，就是喝酒。你的爸爸的脾氣實在難弄。（從食器架上拿一瓶酒。）我喝一杯，好不好？（喝一杯酒。）現在沒有人在這兒，我們可以說老實話。你知道，我覺得我

在你的家裏一個月也過不下去，我會給這個空氣悶死的……你的爸爸把全付的精神都放在他的腳痛風和他的書本子上，你的萬尼亞舅舅總是憂憂愁愁的，你的外婆還有你的後媽……

蘇妮亞 我的後媽怎麼樣？

阿斯托夫 做一個人，樣樣東西是應當弄得美麗的面孔，衣服，靈魂和思想。她是一個美麗的人，這是不好否認的，可是……你知道她只會吃飯，睡覺，走路，用她的美貌使我們大夥兒入迷——別的沒有了。她沒有責任，別人替她做事……這是實在的，是不是一種懶惰的生活做不到純潔的（一個停頓）。但是也許我太嚴厲了。我像你的萬尼亞舅舅似地對生活表示不滿，所以我們倆都變得乖張起來了。

蘇妮亞 那麼你對生活表示不滿嗎？

阿斯托夫 一般地說起來，我是愛生活的，但是我們的生活，我們俄羅斯的日常的鄉村生活，我實在受不了。我從我的心眼兒裏輕蔑它。至於我自己個人的生活，我可以老實對你說，是絕對地不用。你知道假如你在一個黑夜走過一座森林，而且遠處有一粒燈光的時候，那你就會感到你的疲倦，也不會感到黑暗，也不會感到掛破你的面孔的那鋒銳的枝椏……我工作——這是

你知道的——比這個縣裏邊的誰都來得勤勞，可是命運不斷地鞭打我；有的時候我苦得不得了，但是我的前途一點光明也沒有。我對於我自個兒什麼期望也沒有；我什麼人都不愛……我有多年不把誰放在我的心上。

蘇妮亞 你壓根兒連一個放在心上的人也沒有嗎？

阿斯托夫 一個也沒有。我覺得對於你的奶媽有一種好感——爲了從前的關係，那些鄉下人是太相同了，一點兒不開通，過着骯髒的生活，至於跟受過教育的人在一起也是弄不下去的。他們全討厭。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他們的頭腦幼稚，他們的感情淺薄，而且他們的眼光短小——老實說，他們全是傻瓜。還有那些比較更聰明，比較更有智識的人又都是神經質的，他們帶着病態的注意去反省和分析……他們老是哭哭啼啼的；他們喪心病狂地憎恨人家，毀謗人家；他們偷偷摸摸地走到一個人的身邊去，歪起眼睛來望住他說，『哦，他是一個神經病！』或者說『他是假裝的。』當他們不知道在我的前額上要貼什麼條子的時候，他們就說『他是一個怪人，很怪！』我愛森林——這是怪的；我不吃肉——這也是怪的。他們對人，對自然，一點直接，真誠，自由的態度也沒有……沒有，沒有（正要喝酒。）

蘇妮亞（阻止他）不，我請你不要再喝了。

阿斯托夫 幹嗎不要喝？

蘇妮亞 這是跟你不配的。你這樣優美，你又有這樣一口溫存的聲音……還有，你就跟我所知道的此外的人不同——你漂亮。那麼幹嗎你要學普通那班人那樣地喝酒打牌呢？哦，別這麼做吧，我請你！你老說一般人不會創造而只是會毀壞上天所給予他們的東西。那麼幹嗎你毀壞你自己呢？

阿斯托夫（伸出他的手對她） 我不再喝酒了！

蘇妮亞 你發個誓。

阿斯托夫 用我的人格擔保。

蘇妮亞（熱烈地緊握住他的手） 謝謝你！

阿斯托夫 夠了！我明白了。你瞧，我現在十分的清醒，我這一輩子都要像這個樣兒。（瞧他的表。）所以，在我說着話的時候，我的時間已經過了。我太遲了……我老了，我工作得太勤苦了，我變得庸俗起來了，所有我的感情都鈍了，我相信我不會歡喜誰的。我不愛誰……我相信我不會再愛



誰了。叫我動心的東西就是美。它能感動我。我想，譬如說，如果葉蘭娜肯的話，有一天她會使我狂放起來的……但是這不是愛情，這不是親愛……（用他的雙手遮住面孔，戰慄。）

蘇妮亞 做什麼？

阿斯托夫 沒有什麼……在四旬齋的時候，我有一個病人給麻醉藥弄死了。

蘇妮亞 到現在你應當忘掉那件事情。（一個停頓。）米哈爾·洛維齊，你告訴我……如果我有  
一個朋友或是一個妹妹，如果你覺得她……對啦，假如說她愛你，那麼你怎麼辦？

阿斯托夫（聳一聳他的肩膀） 我不知道。我沒有想怎麼辦。我應當讓她知道我不會關心她的……我的心給別的東西佔據掉了。總之，如果我要走的話，現在正是走的時候了。我的親愛的姑娘，再會吧，否則我們談到早晨也談不完。（握她的手。）如果可以的話，我要打客廳裏走，不然，我怕你的舅舅也許留住我。（退場。）

蘇妮亞（單獨地） 他什麼也沒有對我說……他的靈魂和他的心還是跟我格格不入的，但是幹嗎我覺得這樣的快活（幸福地笑）我對他說了，你優美，高貴，你有這樣一口溫存的聲音……到底這適當不適當呢？他的聲音是戰慄的，好像要抱住一個人似的……我還覺得這聲音在空

中顫動。當我對他說起我有一個小妹妹的時候，他不明白……（搓她的雙手。）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會長得不好看！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知道我不好看，我知道，我知道……上個禮拜天，大家從教堂裏出來的時候，我聽見他們說起我，有一個女人這樣說：『她是一個親切可愛的姑娘，但是可惜她這麼難看……』難看……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登場。）

葉蘭娜（打開窗子） 暴風雨過了。空氣多美妙！（一個停頓。）醫生在那兒？

蘇妮亞 他去了。（一個停頓。）

葉蘭娜 |蘇菲！

蘇妮亞 什麼？

葉蘭娜 你想跟我鬪氣鬪多久呢？我們彼此又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幹嗎我們要做仇人呢？我們

講一講和吧……

蘇妮亞 我本想……（擁抱她。）我們都不要再發脾氣吧。

葉蘭娜 這才對啦。（兩個人都激動了。）

蘇妮亞 爸爸睡覺了沒有？

葉蘭娜 沒有，他在客廳裏邊坐着……我們倆好幾個禮拜不說話了，天知道爲了什麼……（看

出食器給打開了。）這怎麼啦？

蘇妮亞 米哈爾·洛維齊吃了一點兒宵夜。

葉蘭娜 還有酒呢……我們來喝一杯酒祝福我們的友誼吧。

蘇妮亞 好，我們喝吧。

葉蘭娜 用一個杯子……（倒酒。）這更好。那麼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

蘇妮亞 好朋友。（她們喝酒並且彼此親吻。）我老早就想講和的，可是不知怎麼地我害臊……

（哭泣。）

葉蘭娜 幹嗎你哭？

蘇妮亞 沒有什麼。

葉蘭娜 喂，喂……（哭泣。）我是一個怪東西，我也哭起來了……（一個停頓。）因爲你以爲

我嫁給你的爸爸是出於利害的動機，所以她才氣我……如果起誓會使你相信我的話，那我就

要起誓了——我是爲了愛情才嫁給他的。我因爲他是一個有學問的名人才對他傾倒的。這不是真的愛情，這完全是做作出來的；但是當時我以為那是真的愛情。這不是我的過錯。自從我同你的爸爸結婚以後，你一向都用你的聰明的、懷疑的眼光責備我。

蘇妮亞 喂，和了吧！和了吧！讓我們忘却吧。

葉蘭娜 你不好那麼樣地瞧住人家——這跟你不合的。你得相信每個人——如果你不相信的話，那你就活不下去（一個停頓）。

蘇妮亞 既然是朋友了，那你得老實告訴我……你快活嗎？

葉蘭娜 不。

蘇妮亞 這一層我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坦白地告訴我，你想你的丈夫年青嗎？

葉蘭娜 你真是一個小孩兒！當然我想（笑）好，再問別的吧，問下去吧……

蘇妮亞 你喜歡那醫生嗎？

葉蘭娜 是的，很喜歡。

蘇妮亞（笑） 我看起來怪傻的……是不是他已經走了，可是我還聽見他的聲音和他的脚步

響，當我看見墨黑的窗子的時候，我可以看見他的面孔。我還得告訴你……但是我不能這樣大聲地說；我覺得害臊。到我的房裏去吧，我們可以在那兒講。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傻子嗎？照直說……把他的事情對我說一點兒。

葉蘭娜 我有什麼好對你說呢？

蘇妮亞 他聰明……他樣樣事情都懂得，他隨便什麼都能做……他醫好病人，他還種植森林……

葉蘭娜 倒不是森林和醫藥的問題……我的孩子，你得明白他有一點兒天才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勇敢，胸懷磊落，眼光遠大……他種一條樹，他早就知道一千年以後的結果是怎麼的，他早就看到人類的幸福。這樣的人是少有的，我們非愛他們不可……他喝酒，有時候他有點兒粗暴——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在俄羅斯一個有才能的人是不能保持純潔的。只要想一想那個醫生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不好通行的泥濘的道路，打霜，下雪，老遠的地方，粗暴而野蠻的鄉下人，他的四周都是貧窮和疾病，——在這樣的環境裏邊一個人要一天一天地工作，奮鬥而能保持純潔，不喝酒，一直到四十歲，這是辦不到的（親吻她。）我滿心滿意地希望你幸福；這是你應

當得到的……（起身）但是我是一個討厭的，二等的人物……在音樂上，在我的丈夫的家裏，以及在一切的戀愛的方面，實在不論在那兒，我都老是扮演一個二等的脚色。真地，蘇妮亞，如果你想一想的話，我是挺，挺不幸的！（激動地在舞台上來回地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幸福是為我的，沒有！幹嗎你笑？

蘇妮亞（笑，掩住她的面孔）我是這樣的快活……這樣的快活！

葉蘭娜 我想起音樂來了。我要彈一支什麼曲子。

蘇妮亞 請你彈一支什麼曲子吧！（擁抱她。）我睡不着……彈一支什麼曲子吧！

葉蘭娜 呃，這就彈。你的爸爸沒有睡。他生病的時候，音樂會引起他的煩燥。你去問一問他。如果他反對，那我就彈去。

蘇妮亞 很好。（退場。）

（更夫在花園裏邊敲梆。）

葉蘭娜 我好久不彈鋼琴了。我要一面彈一面哭，像一個傻子似地哭一哭。（對住窗子。）葉輝姆，是你在敲梆嗎？

更夫的聲音 是的。

葉蘭娜 你別敲吧，老爺人不舒服。

更夫的聲音 我就要走了。（吹口哨。）嚕，好狗！來，小夥子！好狗！（一個停頓。）

蘇妮亞（回來） 不行！

（幕落。）

第三幕

(瑟勒布力亞可夫的家裏的會客室。三道門：右邊一道，左邊一道以及中間一道。白天。

萬尼斯基和蘇妮亞坐着，葉蘭娜一面思索着，一面在舞台上來回地走着。)

萬尼斯基 教授大人有命令下來，說是今兒一點鐘我們大家應當在這個廳裏集合。(看他的表) 還差一刻鐘。他想對這個世界來一次訓話。

葉蘭娜 也許有什麼事情。

萬尼斯基 他沒有事情。亂七八糟地瞎寫，口口聲聲地不平，還加上吃醋，他的工夫就這樣化費了。

蘇妮亞(用責備的聲調) 舅舅!

萬尼斯基 呃，我對不起。(走向葉蘭娜·安德勒芙娜。) 瞧瞧她！她懶到走路的時候，差不多連脚也提不起來了。真動人！真動人！

葉蘭娜 你一天都這樣嗡嗡地叫着——難道你不累嗎？(煩惱地。) 我真煩死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



蘇妮亞（聳一聳她的肩膀）要做的事情不是多着嗎？如果你想到要做的話。

葉蘭娜 打個比方說？

蘇妮亞 你可以幫我們的忙兒管家，教導孩子們或是照顧病人。要做的事情多着呢。爸爸跟你不  
在這兒的時候，萬尼亞舅舅跟我老是一塊到市場上親自去賣麵粉。

葉蘭娜 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是怎麼做的。做這樣的事情沒有意思。教導鄉下人而且醫治他們，  
這些個事情只是在醒世派的小說上才會有的。我怎麼會突然地，無緣無故地去教導他們，或是去  
醫治他們呢？

蘇妮亞 可是，我不知道幹嗎一個人不得不這樣做。等着瞧吧，你也會弄慣的。（把她的手臂纏住  
她。）別悶悶不樂的，親愛的。（笑。）你煩燥，你就不知道把你自己怎麼辦，可是煩惱和懶惰是帶  
有傳染性的。瞧瞧萬尼亞舅舅——他甚麼都不做，只是像一個影子似地跟在你的後面。我扔開  
了我的工夫，我跑來跟你撩天兒。我變懶了——我沒有辦法！米哈爾·洛維齊醫生，以前就不大  
來看我們，一個月只有一次勸他來才叫不容易呢，可是現在他每天都來。他疏忽他的森林和病  
人。你必定是一個女妖怪。

萬尼斯基 幹嗎難受呢？（熱切地。）我的寶貝，我的天仙，放聰明點兒！你的血管裏邊有鮫女的血液在流——做一個鮫女吧！你這一生就做一次好了，趕快去跟一個什麼鮫男痛快地戀愛一下——然後撲通地往深淵裏一跳，那麼教授大人跟我們大家都會表示驚佩的。

葉蘭娜（氣憤地） 讓我安靜一下吧！多殘暴呀！（正要退場。）

萬尼斯基（阻止她） 喂，喂，好寶貝，原諒我吧……我賠罪。（親她的手。）和了吧！

葉蘭娜 天使也會給你弄得耐不住，你知道。

萬尼斯基 我去給你拿一束玫瑰花來，當作講和跟要好的表示；那些花是我今兒給你採好的。

玫瑰——美妙，傷心的玫瑰……（退場。）

蘇妮亞 秋玫瑰——美妙，傷心的玫瑰……

（兩個人都望着窗外。）

葉蘭娜 已經九月了。可是我們得在這兒過冬嗎？（一個停頓。）醫生在那兒？

蘇妮亞 在萬尼亞舅舅的房裏。他在寫什麼東西。萬尼亞舅舅走開了，我才開心。我有話對你說。

葉蘭娜 什麼事情？

蘇妮亞 什麼事情！（把她的頭倒在葉蘭娜的胸口上。）

葉蘭娜 喂，呢，呢……（撫摸她的頭。）

蘇妮亞 我長得不好看。

葉蘭娜 你有美麗的頭髮。

蘇妮亞 不對！（返轉身來照鏡子。）不對！一個女人人生得難看的時候，人家老是對她說：『你有美麗的眼睛，你有美麗的頭髮。』……我已經愛他六年了。我比愛我自個兒的媽媽還要愛他。我什麼時候都想起他。我覺得他抓住我的手，於是我望住門。我等待着，時時刻刻地期望他進來。喂，你瞧，我不斷地來看你不過是要談一談他吧了。現在他每天到這兒來，可是他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這真痛苦！我簡直沒有希望——沒有，沒有（絕望地。）哦，我的天爺呀，請給我力量吧……我整晚地做着禱告……我常常走到他那兒去，想把我的話對他說一說，深深地望住他的眼睛。我沒有了驕傲，沒有了管束我自己的力量。我喘不住了，所以我昨兒對萬尼亞舅舅說我愛他……而且所有的僕人都知道我愛他。個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葉蘭娜 可是他呢？

蘇妮亞 不。他不注意我。

葉蘭娜（沉思着） 他是一個奇怪的人……你知道嗎？讓我去對他說……我會留心用暗示的話說出來……（一個停頓。）對啦，真地——你要悶在葫蘆裏頭過多少日子呢？我去說吧！

（蘇妮亞同意地點她的頭。）

葉蘭娜 不錯。要打聽出來他是不是愛你，這不是一件難事情。你別煩惱吧，寶貝；你別焦急吧。我會用巧妙的方法問他，使他不會覺到的。我們所要打聽出來的事情是「是」還是「不」。（一個停頓。）如果是「不」的話，那他最好不要到這兒來，對不對？

（蘇妮亞同意地點頭。）

葉蘭娜 不見到他本人的時候，那倒容易受得了。我們不用耽擱；我們立刻就去問他。他剛才說要拿什麼圖表給我看。你去告訴他我要看他。

蘇妮亞（強烈地激動） 你會完全把實際的情形告訴我嗎？

葉蘭娜 是的，當然。我覺得，不論實際的情形是怎樣的可怕，可是總不致像悶在葫蘆裏那樣的可怕。好孩子，信任我吧。

蘇妮亞 是的，是的……我去告訴他你要看他的圖表。（她走開去，在門邊停頓。）……不，悶在葫蘆裏是更好……至少，一個人有希望……

葉蘭娜 你說什麼？

蘇妮亞 沒有什麼。（退場。）

葉蘭娜（獨自地） 知道人家的祕密而不能幫助人家，像這樣更糟的事情是沒有了。（沉思着。）他不愛她——這是顯然的；但是幹嗎他不該跟她結婚呢？蘇妮亞的樣子不好看，但是在一個有那麼多年紀的鄉下醫生方面講，她可以算是一個很好的妻子。她是這樣的聰明，這樣的親切，還又這樣的純潔……不，不是這麼的……（一個停頓。）我了解那個可憐的孩子。在萬分無聊的環境當中，看不到人類，只能看到飄來蕩去的灰色的影子，只能聽到沉悶的無謂的語言，在許多什麼也不會做，只知道吃，喝，睡覺的人們當中——有一個不像其餘的人們似的而生得漂亮，有趣，動人的醫生時時到這兒來，那當然像一輪月亮在黑暗中上升起來……對這樣一個有魔力的人傾心……把自個兒全忘了……這是當然的……我相信我自個兒也有幾分給迷住了。是的，他不來的時候我就覺得煩燥，甚至現在我想起他的時候我就要笑了……那個萬尼亞舅舅

說我的血管裏邊有鮫女的血在流着。『你這一生做一次鮫女好了。』不錯，也許那是我應當做的……假如我能夠像一隻鳥兒似地自由飛去，離開你們大家，不見你們那些像是睡着的臉孔，不聽你們的說話，並且把你們的生存的事情完全忘記的話……但是我是一個膽小怕羞的人……我的良心責備我……他每天到這兒來。我猜出他爲什麼來，所以我已經有了一個犯罪的情感。我真想跪在蘇妮亞面前，請求她的原諒，哭一哭……

阿斯托夫（拿着一張圖表登場） 你好！（握手）你要看我的圖表嗎？

葉蘭娜 你昨兒答應了給我看……你有空沒有？

阿斯托夫 哦，當然！（把圖表展開在牌桌子上然後用圓釘釘好它）你是在那兒生的？

葉蘭娜（幫助着他） 彼德堡。

阿斯托夫 你在那兒讀書的？

葉蘭娜 音樂學校。

阿斯托夫 我覺得你對這樣的事情也許感不到興趣。

葉蘭娜 幹嗎不雖然在事實上我不知道鄉下，可是我在書本上讀了許多。

阿斯托夫 在這個屋子裏邊……在伊凡·彼多洛維齊的房裏，我有我自己的桌子。當我精疲力倦得使我完全覺得遲鈍的時候，我就把什麼事情扔開，飛也似地跑到這兒來，我自個兒用這個玩兒一兩個鐘頭……伊凡·彼多洛維齊和蘇妮亞·亞力山多芙娜啾啾嗒嗒地打着他們的算盤，我就靠到他們坐在我的桌子面前，畫圖畫——我感到寧靜和舒服，我還可以聽到蟋蟀叫。但是我不許我自己太過放縱了——一個月只有一次……（指住地圖）喂，瞧這兒！這是五十年前我們縣裏的景象。濃的跟淡的兩種綠色代表森林；全面積的一半都給森林遮住了。在綠色的上面有紅色的網的那個地方，常常有麋鹿和山羊……我把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畫在這兒。這欄湖上有雁，有鵝，有鴨，年老的人告訴我們說無量數的各種鳥兒都羣集在這兒；它們在雲端裏飛翔。除掉大小村落以外，你可以看到遷居來的人民的各式各樣的家屋散在各處——小的田莊，分裂派的寺院，水車……無數的牛馬。這是由藍色表明的。譬如說，藍色在這附近就塗得很深。這兒有一定數目的馬羣，每家人家平均算起來有三匹馬。（一個停頓）現在瞧這下面。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光景。你瞧，這時候森林只佔到全面積的三分之一了。現在山羊沒有了，只有麋鹿。綠的和藍的兩種顏色都漸漸地淡了。一切的情形就是一直這樣下去的。讓我們轉到第三圖

吧——這是本縣目前的情況。到處有綠色，只是零零星星地；所有的麋鹿，雁鵝，和野鷄都不見了。……從前遷居來的人民的家屋，田莊，寺院和水車場都沒有痕跡了。實在，這是一個逐漸地確實地退化的景象；顯然地，再過十年或是十五年，這樣的退化是會鬧到滅亡的。你會說這是文明的影響——舊生活自然一定要讓給新生活。是的，這一層我明白。如果在這些被搗毀的森林的地基上開闢公路和鐵路的話，如果開辦工場，工廠，和學校的話，那農民就會更健康，更舒服，更聰明起來；可是，你瞧，像這樣的事情就沒有！本縣有的：仍然是原來的泥沼，蚊蟲，像原來那樣的缺少道路，全境是窮困，傷寒病，白喉和火災……我們這兒的退化是過份生存競爭的結果。這個退化是因為惰性，無知，完全缺少理解力的緣故；當一個挨冷受餓生病的人只知道營救他自己的殘喘的生命，養活他的兒童們的時候，他會本能地，下意識地抓住不論什麼去滿足他的饑餓，溫暖他的身體，並且不顧明天地把一切東西破壞……差不多一切東西都已經給破壞了，但是作為替代的東西什麼也沒有給創造出來。（冷冷地。）我從你的臉孔上看出來，你對這樣的事情感到興趣。

葉蘭娜 可是這些的事情，我全不知道……



阿斯托夫 知道不知道的話是沒有的；不過你感不到興趣就是了。

葉蘭娜 老實說，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頭去了。請原諒我。我有一件事情要考問你一下，可是我煩死了，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阿斯托夫 考問一下？

葉蘭娜 對啦，考問一下……但是並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我們坐下來吧。（他們坐下來。）這是一件關於某某年青的小姐的事情，我們要像老實人似地，朋友似地談，不要吞吞吐吐地。我們談過以後就算了，好不好？

阿斯托夫 好。

葉蘭娜 這件事情是關於我的後女兒蘇妮亞的。你喜歡她，對不對？

阿斯托夫 對啦，我尊敬她。

葉蘭娜 她像一個婦人似地打動你嗎？

阿斯托夫（在一個停頓以後） 不。

葉蘭娜 再講幾句——我就不說了。你甚麼都沒有覺到嗎？

阿斯托夫 沒有。

葉蘭娜（拿着他的手） 你不愛她……我從你的眼睛上看出來……她不快活……請你明白……不要到這兒來。

阿斯托夫（起身） 我的時代已經完了。況且，我要做的事情又多。（聳一聳他的肩膀。）我那兒有空來幹這樣的事情呢？（他心煩。）

葉蘭娜 唉！這是多麼不愉快的談話啊！我發起抖來了，好像我背了一噸重量的東西在身上的。對啦，謝謝上帝，事情過去了！我們把這個話忘掉吧。不要去管這樣的話，好像我們壓根兒不會說。起過似的，那麼，那麼你請走吧。你是一個聰明人……你會明白。（一個停頓。）我真不好意思極了。

阿斯托夫 如果一兩個月以前你說起了這樣的話，也許我會把它考慮一下；但是現在……（他聳一聳他的肩膀。）如果她不快活的話，那麼當然……有一件事情我不懂，就是說：幹嗎要你這樣盤問呢？（凝着她的眼睛並且對她搖他的手指。）你是一個狡猾的東西！

葉蘭娜 這話是什麼意思？

阿斯托夫（笑）狡猾！假定蘇妮亞不快活——這是我十分承認的——但是幹嗎要你來這樣盤問呢？（一面攔住她說話，一面急切地說）請你不要顯出慌張的樣子。我每天爲什麼到這兒來，你是十分明白的……我爲什麼而且爲了誰到這兒來，這是你十分明白的。你這隻可愛的鸚鵡別那麼樣地瞧着我吧，我是一隻老麻雀。

葉蘭娜（不知所措地）鸚鵡！我不明白。

阿斯托夫 一隻美麗的，毛鬆鬆的鼯鼠……你一定要一個犧牲者！我整整地一個月什麼也沒有做。我把一切的事情都扔開了。我窮兇極惡地追求你——可是你是非常滿意這件事情的，非常地……呢，我是被征服了；這是在考問我以前你就知道的。（把他的兩臂交合起來並且把他的頭低垂。）我投降。請你來把我吃掉吧！

葉蘭娜 你發瘋呀！

阿斯托夫（從他的牙縫中笑出）你——怕羞……

葉蘭娜 咄，我才不像你所想的那麼樣的惡劣，那麼樣的下作呢！我發誓我不是的。（想出去。）

阿斯托夫（攔住路）我今兒就要走了。我再也不到這兒來了，但是……（拿住她的手並且向

四面張望。)我們彼此在那兒見面呢?快告訴我,那兒有人會進來,快告訴我……(熱情地)你  
是多麼美妙,多麼高貴啊!親一個嘴……我只要親一親你的芬芳的頭髮……

葉蘭娜 我賭咒說……

阿斯托夫(攔住她的話) 幹嗎你對我賭咒說呢?用不着。用不着說不必要的說話……哦,你是  
多麼美麗呀!這一雙手(親她的手)。

葉蘭娜 夠了……走吧……(縮回她的手去)你忘記你自個兒了。

阿斯托夫 說說我們明兒在那兒見(用他的手臂圍抱她的腰)你瞧,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非  
見面不可。(親一親她;在那個時候,萬尼斯基拿一束玫瑰進來,並且在門邊立定。)

葉蘭娜(沒有看見萬尼斯基) 饒了我吧……放我走吧……(把她的頭倒在阿斯托夫的胸  
膛上。)不成(想要走開。)

阿斯托夫(抱住她的腰) 明兒上植物園去……兩點鐘……好嗎?好嗎?你來嗎?

葉蘭娜(看見萬尼斯基) 放我走吧!(極端困惑地走向窗子那邊去。)這真可怕!

萬尼斯基(把玫瑰花放在椅子上;用他的手帕亂揩他的面孔和他的頸子) 不要緊……不戒

……不要緊……

阿斯托夫（裝作無事地） 今兒天氣不怎麼壞，高貴的伊凡·彼多洛維齊。早上天陰着，好像要下雨似地，可是現在晴了。老實說，秋天顯得可愛起來…… 那麼冬收是十分靠得住的了。（捲起地圖。）只是白晝漸漸地縮短了……（退場。）

葉蘭娜（很快地走近萬尼斯基去） 請你設法——請你趕緊設法，我的丈夫跟我今兒離開這兒！  
兒！你聽見嗎？就在今兒。

萬尼斯基（抹一抹他的臉孔） 什麼？對啦……很好……我完全明白了，海倫——我完全明白了……

葉蘭娜（神經質地） 你聽見嗎？我今兒非動身離開這兒不可！

（瑟勒布力亞可夫，蘇妮亞，特立金和瑪寧娜登場。）

特立金 閣下，我還是不大知道這件事情。前兩天我的身子很不好，我的腦袋痛極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 其餘的人都到那兒去了？我不喜歡這間屋子，這簡直是一座迷宮。二十六個大房間，大家都向不同的方向走去，誰也找不着誰。（欲鈴。）叫瑪麗亞·瓦西勒芙娜跟葉蘭娜·

安德勒芙娜到這兒來。

葉蘭娜 我在這兒。

瑟勒布力亞可夫 朋友們，我請你們坐下來。

蘇妮亞（焦急地走近葉蘭娜·安德勒芙娜） 他怎麼說？

葉蘭娜 一會兒告訴你。

蘇妮亞 你在發抖！你激動得很！（搜索地凝視着她的臉孔。）我知道……他說他不再到這兒來

了……是的嗎？（一個停頓。）告訴我說是的嗎？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點頭。）

瑟勒布力亞可夫（對特立金） 到底，一個人可以挨過疾病的；但是我受不住的是鄉村中的整個的生活的狀況。我覺得我好像從地球上墜落到另外的行星裏邊去了。朋友們，我請你們坐下來！蘇妮亞（蘇妮亞沒有聽見他說；她站着，她的頭髮愁地垂着。）蘇妮亞（一個停頓。）她沒有聽見。（對瑪寧娜。）乳媽，你也坐下來吧。（乳媽坐下，織着一隻襪子。）我的朋友們，我請請你們，好像俗話所說似地，『洗耳恭聽』一下吧。（笑。）

萬尼斯基（激動）也許用不到我吧？我可以走嗎？

瑟勒布力亞可夫不成；我們最需要的正是你。

萬尼斯基 爲什麼你需要我？

瑟勒布力亞可夫 需要你……幹嗎你動氣（一個停頓）如果我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那得請你原諒我。

萬尼斯基 不用來這樣的腔調吧。直接了當說好了。你要什麼？

（瑪麗亞·瓦西勒芙娜登場）

瑟勒布力亞可夫 哦，媽媽來了。朋友們，我要開始說了。（一個停頓）諸位，我今兒邀請你們來，是要報告給你們聽：檢察官快要來了。不，我們不要開玩笑吧。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把你們大家都請了來，意思是要求你們的指導和援助，因爲知道你們有不變的友誼，所以我敢這樣地希望。我是一個學者，一個讀書人，關於實際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什麼也沒有做過。知道這樣事情的那些人就不能不幫助我，所以我請求你，伊凡·彼多洛維齊，你，伊呂亞·伊里依齊，還有媽媽，你……問題是 *manet omnes una vox*——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都是凡人。我是一個老頭兒又

是一個病人，所以我想這正是整理與我的家庭有關係的一切俗務的時候。我的生命已經完了。我不想到我自個兒，可是我有一個年青的妻子和一個沒有出嫁的女兒。（一個停頓。）叫我繼續在鄉下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我們是生成不適合於鄉村生活的人。但是叫我們靠這個產業上的收入到城裏去生活是不可能的。譬如說，如果我們把森林賣掉的話，這是一個非常的手段，我們可不能每年重複用這個手段。所以我們必須要採用幾個辦法，可以保證我們有一個永久的，不拘多少的確定的進款。我想到了這樣一個方法，要諸位費神把它考慮一下。我把細目撇開，而把大概的情形對你們說明。我們的產業平均不到兩分錢的利息。我提議變賣它。如果我們把這筆錢投到有價證券所去的話，那我們可以得到四五分錢的利息，我想我們甚至還可以把它其餘下來的幾千盧布到芬蘭去買一所別墅。

萬尼斯基 對不起……我的耳朵的確不管事情了！把你說過的話重複一遍吧。

瑟勒布力亞可夫 把錢存到有價證券所去，其餘的錢就到芬蘭去購買一所別墅。

萬尼斯基 不是芬蘭……你另外說過了一件什麼事情。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提議把產業變賣。



萬尼斯基 這對了。你要把產業變賣；妙，這想頭偉大……可是你預備把我，把你的上了年紀的母親，把蘇妮亞怎麼辦？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們到時候就會把這一切的事情解決。我們不能立刻把一切的事情都討論到。

萬尼斯基 等一等。到現在為止，顯然我連一點兒常識也沒有。到現在為止，我老是以爲產業是蘇妮亞的。我的先父把這塊產業作爲嫁奩買來給我的妹妹。我一直到現在都是很單純的；我雖然不像一個土耳其人似地解釋法律，但是我想我的妹妹的產業得讓蘇妮亞承繼。

瑟勒布力亞可夫 是的，這個產業是歸蘇妮亞得的。誰否認這件事情呢？沒有得到蘇妮亞的同意，我是不敢把它變賣的。況且，我是爲了蘇妮亞的利益才提議這樣做的。

萬尼斯基 這是想不到的，想不到的！要就是我發瘋了，或者就是……或者就是……

瑪麗亞 基恩，別反駁亞力山大吧。你要相信我，事情要怎麼辦最好，他比我們知道多得多。

萬尼斯基 不對；給我一點兒水。（喝水。）愛怎麼說怎麼說好了——愛怎麼說怎麼說好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不明白幹嗎你這麼激動。我沒有說我的計劃是理想的。如果大家都以爲是

不行的話，我又不曾死氣擺力地要這麼辦。

(一個停頓)

特立金(紛亂地) 閣下，我對於學問不僅抱一個尊敬的心意，而且抱一種家庭的感情。我的弟弟格利哥里·伊里依齊的老婆的弟弟——也許你知道他吧？——孔斯坦丁·托奧費米齊·

拉克德蒙諾夫，是一個碩士……

萬尼斯基 得了吧，芝麻餅；我們在談正經話……等一會兒——隨後……(對瑟勒布力亞可夫)  
喂，問一問他吧。這塊地皮是從他的叔叔的手上買來的。

瑟勒布力亞可夫 哦！幹嗎我要問他爲什麼？

萬尼斯基 這塊地皮在那時候是化了九萬五千個盧布買來的。我的父親只付了七萬盧布，還有二萬五千盧布就作爲借款。如果我不爲了我所最愛的妹妹而把我這一份承繼權放棄的話，這塊地皮是不會買到的。還有，我像一個奴隸似地工作了十年，才把這筆借款還清……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很懊悔我發表這樣的談話。

萬尼斯基 僅僅由於我個人的努力，這塊地皮才不致於欠債，情形才好起來。現在我老了，我就要

被趕出去！

瑟勒布力亞可夫 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萬尼斯基 我把這塊地皮經營了二十五年了。我像那最有良心的賬房似地寄錢給你，工作，在這許多年裏邊你從來就沒有感謝過我一次。這麼久以來——從我年青的時候一直到現在——每年你只給我五百個盧布作為薪水——一筆求乞來的工錢！——你就從來沒有想到另外再加一個盧布。

瑟勒布力亞可夫 伊凡·彼多洛維齊，叫我怎麼說好呢？我是一個不懂得實際情形的人，我就不知道這些個事情。你自個兒要加多少就加多少好了。

萬尼斯基 幹嗎我不會偷呢？幹嗎你們大家不蔑視我不會偷呢？這樣一來倒不錯，那我現在也不致於做一個叫化子了。

瑪麗亞（嚴厲地） 基恩！

特立金（激動地） 萬尼亞，我的好朋友，別，別……我全身都抖起來了……幹嗎破壞我們的好好的關係呢？（親吻他。）你不要這樣吧。

萬尼斯基 二十五年我跟我的母親就像一隻土撥鼠似地一直埋在這四堵牆裏邊……所有我們的思想和感情只是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白天我們說起你和你的工作。我們因為有你而感到驕傲；我們抱着尊敬的心意說起你的名字。我們夜夜化費時候讀你的書和雜誌，現在這些東西却使我感到最深的輕蔑。

特立金 別，萬尼亞，別……我受不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憤然地） 我不知道你究竟要什麼。

萬尼斯基 你在我們看來好像是一位神靈似地，我們能把你的論文背得出來……但是現在我的眼睛張開了我全明白了！你論藝術，可是你一點兒也不懂得藝術！我一向所愛好的你那些著作就一個子兒也不值！你騙了我們！

瑟勒布力亞可夫 叫他不要說吧！我要走了！

葉蘭娜 伊凡·彼多洛維齊，我要你靜一靜！你聽見嗎？

萬尼斯基 我不要靜。（不許瑟勒布力亞可夫過去。）就着我還沒有說完！你破壞了我的生活！沒有生活過！我沒有生活過！謝謝你，我把我一生的最好的幾年荒廢掉了，浪費掉了。你是我的

最可恨的仇敵。

特立金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非走不可。（帶着強烈的激動退場。）

瑟勒布力亞可夫 你要我什麼？有什麼權力對我說這樣的話？你這個沒有價值的東西！如果這  
個產業是你的，把它拿去吧。我不要它！

葉蘭娜 我馬上就要離開這個地獄。（叫。）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萬尼斯基 我的生命是給破滅了！我有天才，我有勇氣，我有智慧。如果我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我也  
許可以做一個叔本華，一個杜斯陀夫斯邑基……喲，我現在像一個傻瓜似地說話！我要發瘋了  
……母親，我絕望了！母親！

瑪麗亞（嚴厲地） 聽亞力山大的話。

蘇妮亞（跪在乳媽面前，縮着身子） 乳媽，寶貝！乳媽，寶貝！

萬尼斯基 母親！我怎麼辦呢？你別說，用不着！我知道我得怎麼辦。（對瑟勒布力亞可夫。）你會記  
得我！（打中門退場。）

（瑪麗亞·瓦西勒芙娜跟他退場。）

瑟勒布力亞可夫 這算什麼話！把那個瘋子帶開！我同他在一個屋子下面是就不下去了。他老是在那兒（指住中門）——差不多靠住我……讓他搬到村子裏去，或是搬到旅館裏去，否則我就搬走；但是我還同他就是一個屋子裏邊，這是辦不到的……

葉蘭娜（對她的丈夫） 我們今兒就離開這個地方！我們立刻打點行李！

瑟勒布力亞可夫 一個完全沒有價值的傢伙！

蘇妮亞（跪着，把她的頭轉向她的父親，用帶神經質的淚聲） 爸爸，你一定要發發慈悲！萬尼亞

舅舅跟我是這樣的不幸（克制她的絕望） 你一定要發發慈悲！你得要記住，你年輕的時候，萬

尼亞舅舅跟外婆怎麼整晚地爲你坐着翻書，替你謄寫原稿……整晚地……整晚地……萬尼

亞舅舅跟我一下也不休息地做工夫——我們不敢把一個子兒化在我們的身上，把錢通通寄

給你……我們就沒有白吃麵包。雖然我這些話全說錯了——全說錯了；可是你應當明白我們，

爸爸，你一定要發發慈悲！

葉蘭娜（激動地，對她的丈夫） 亞力山大，看老天爺的份兒，去跟他講講和吧……我懇求你！

瑟勒布力亞可夫 好的，我會對他說去……我什麼也沒有責備他，我沒有生他的氣。但是你一定

要承認他的舉動至少可以說是奇特的。好的，我看他去。（打中門退場。）

葉蘭娜 對他溫存點兒，安慰安慰他……（跟住他退場。）

蘇妮亞（抱緊乳媽） 哦，乳媽，寶貝！乳媽，寶貝！

瑪寧娜 不要緊，孩子。一夥鵝嘎，嘎地叫了一會兒就會停的……它們嘎，嘎地叫了一會兒就會停的……

蘇妮亞 乳媽，寶貝！

瑪寧娜（撫摸她的頭） 你抖得好像凍僵了似地呢，呢，沒有媽媽的小乖乖啊，老天爺是有慈悲心的！一杯檸檬茶，或是一杯木莓茶，馬上就沒有事了……沒有媽媽的小乖乖，你別傷心吧。（氣憤地望住中間的門。）這一羣鵝，它們在吵些什麼呀！這班該死的東西！

（幕後發出槍聲；葉蘭娜·安德勒芙娜銳利地叫了一聲；蘇妮亞戰慄。）

瑪寧娜 哎呀！他們不得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跑進來，恐怖地蹣跚着） 抱住他！抱住他！他發瘋了！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和萬尼斯基在門口爭執着。）

葉蘭娜（想他的手槍奪去） 扔掉它吧！我告訴你說，扔掉它吧！

萬尼斯基 海倫，你鬆手！你鬆手！（從她的手上脫開，他跑進來，找尋瑟勒布力亞可夫。）他在那兒？

哦，他在這兒！（對他開槍。）砰！（一個停頓。）打不中！又打不中！（憤怒地）媽的——他媽的……

（把手槍擲在地板上，然後倒在一張椅子上去，力竭地。瑟勒布力亞可夫是給嚇倒了；葉蘭娜挨在牆上，差不多昏倒地。）

葉蘭娜 把我帶開吧！把我帶開吧！打死我好了……我在這兒就不下去了，我就不下去了！

萬尼斯基（絕望地） 哦，我在幹什麼呀！我在幹什麼呀！

蘇妮亞（輕輕地） 乳媽，寶貝！乳媽，寶貝！

（幕落。）



## 第四幕

(萬尼斯基的房間：這是他的臥室也是他的寫字間。靠窗口有一張堆滿帳簿和各種紙張的大桌子；一張寫字檯，書架；天平盤。一張阿斯托夫用的較小的桌子；在那張桌子上有顏料和繪圖的材料；傍邊一隻大紙夾。一個鳥籠，裏邊有一隻畫眉。牆上有一張顯然對誰也沒有用處的阿非利加的地圖。一張有人造皮罩在上面的大沙發。左邊一道門通到其他的房間。右邊一道門通到大廳；右門傍邊有一塊擦鞋的氈，因此鄉下人不致把地板弄髒。一個秋天的夜晚。寂靜。)

(特立金和瑪寧娜彼此對面坐着捲毛線。)

特立金 瑪寧娜·狄摩佛耶芙娜，你一定要趕快，他們馬上就會來對我們告別。他們已經吩咐套馬了。

瑪寧娜 (極力加快地捲) 剩下的不多了。

特立金 他們到哈可孚去。他們要在那兒住下來。

瑪寧娜 這倒更好。

特立金 他們嚇壞了……葉蘭娜·安德勒芙娜不停地說：『我不要在這兒多耽一個鐘頭了。我們走吧；我們走吧。我們到哈可孚耽去，我們先去瞧瞧，然後再打發人來搬我們的東西……』他們不會把很多的行李帶在身邊的。瑪寧娜·狄摩佛耶芙娜，他們應當在這兒住下去的這件事情，好像命中沒有注定似的。命中沒有注定……這是天意。

瑪寧娜 這樣倒是更好。瞧瞧今兒早上的吵架，還鬧到開槍呢——真丟臉！

特立金 對啦，這是阿發梭夫斯基的畫筆下的一個很好的畫題。

瑪寧娜 這情形可怕死了。（一個停頓。）我們又可以像原先那樣用老法子過活了。我們要在八點鐘吃早飯，一點鐘吃中飯，黃昏的時候坐下來吃晚飯；什麼事情應當怎麼做就怎麼做，學大家的樣兒，學基督教徒的樣兒……（嘆一口氣。）我有好久沒有吃素麵了，我真罪過！

特立金 對啦，他們很久沒有在吃中飯的時候給我們吃素麵了。（一個停頓。）很久很久了……

瑪寧娜·狄摩佛耶芙娜，今兒早上我打莊子上走過的時候，那個舖子裏的那個傢伙在我後面說：『你這個叫化子，靠別人養活你。』這句話使我傷心極了。

瑪寧娜 你不要去聽這樣的話好了，我的孩子。我們大家都靠老天爺活命。不管是你，是蘇妮亞，或是伊凡·彼多洛維齊，坐着不做工夫的人一個也沒有，我們全忙得很！我們大家……蘇妮亞在那兒？

特立金 在花園裏邊。她還在跟醫生到處找伊凡·彼多洛維齊。他們怕他也許去尋短見。  
瑪寧娜 他的手槍在那兒？

特立金（低聲地） 我把它藏到地窖裏邊去了！

瑪寧娜（微笑地） 要死！

（萬尼斯基和阿斯托夫從外面登場。）

萬尼斯基 讓我一個人好了。（對瑪寧娜和特立金。）你們走吧，讓我一個人好了——一個鐘頭也好！這樣看守我是受不住的。

特立金 當然，萬尼亞。（點起腳退場。）

瑪寧娜 這隻鵝叫了，嘎，嘎，嘎（收拾她的毛線然後退場。）

萬尼斯基 讓我一個人好了！

阿斯托夫 我也這麼想。我應該老早就走的，可是我再三說我不走，等你把拿去了我的東西還給我才走。

萬尼斯基 我並沒有拿你什麼東西。

阿斯托夫 我是說正經話，你別留住我吧。我早就應當走的。

萬尼斯基 我沒有拿你的什麼東西。（兩個人都坐下。）

阿斯托夫 哦！我還可以等一會兒，然後我可對不起了，我要動起手來就是。我們會把你的手縛起來搜查你。我是十分認真地說。

萬尼斯基 隨你的便。（一個停頓。）我會做這樣一個傻瓜：打了兩槍，一次也打不中他！關於這一層，我是決不原諒我自個兒的。

阿斯托夫 如果你想玩兒槍礮的話，你最好對你自個兒的腦袋來一槍好了。

萬尼斯基（聳一聳他的肩膀） 怪事。我想謀殺可是我沒有給逮住；就沒有人去叫巡警。原來把我當作一個瘋子看。（苦笑。）我是一個瘋子，但是帶着教授和大學者的假面具，而把自己的愚蠢以及衆目共睹的殘酷掩飾起來的人就不是瘋子。嫁給上了年紀的老頭子，然後當到大家的

面欺騙自己的丈夫的人就不是瘋子。我看見你親她的嘴！我看見！

阿斯托夫 對啦，我親過她的嘴，這是你所不會得到的！

萬尼斯基（望住門） 不對，讓你在它上面生存下去的地球才是瘋子！

阿斯托夫 嘿，這是傻話。

萬尼斯基 呃，我是瘋子。我不負責。我有說傻話的權利。

阿斯托夫 這玩意兒過時了。你不是一個瘋子；你不過是一個怪物。一個傻裏傻氣的傻瓜從前我老把所有的怪物都當作病人看——當作變態的人看；但是現在我認爲做一個怪物才是人類的普通的情形。你是十分普通的。

萬尼斯基（用他的手掩住他的面孔） 我覺得可恥！我怎樣地覺得可恥！你是完全不知道的！沒有痛苦可以和這個刺人的羞恥相比。（悲慘地。）受不了。（屈向桌子。）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阿斯托夫 沒有什麼。

萬尼斯基 給我一點什麼吧！哦，老天呀！我四十七歲了。如果我能夠活到六十歲的話，我還有十三

年。這是一個長久的時候！我怎麼去過這十三年頭呢？我怎麼辦？我怎麼去消磨這些個歲月？哦，你知道……（癡癡地抓住阿斯托夫的手。）你知道，如果一個人能夠用什麼新的方法度過他的殘年的話。在一個靜寂而晴明的早晨醒過來，感到我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一切的過去全給忘了並且像煙似地消散了。（哭泣。）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告訴我怎樣去開始它……開始什麼……

阿斯托夫（煩惱地）哦，你算了吧！新生活，真是我們的地位——你的跟我的——都是沒有希望的。

萬尼斯基 是的嗎？

阿斯托夫 我保證說是的。

萬尼斯基 給我一點兒什麼吧。（指住他的心。）我這兒像火燒一樣地痛。

阿斯托夫（憤怒地叫）得了吧！（和緩下來。）那些在我們一二百年以後活着的人，他們會輕蔑我們這樣糊裏糊塗地，冷冷淡淡地活過我們的一生——他們或許會找到快活的方法；但是我們……你跟我只有一個希望。這個希望就是在我們睡到棺材裏邊去的時候，愉快的幻想也

許會來拜望我們。(嘆一口氣)對啦，老朋友，在全縣裏邊只有兩個有適宜的教養的人：你跟我。再過一個十年，這兒平凡的生活中的瑣屑的事務會把我們帶到泥沼裏去；這樣的生活會用它的糜爛的蒸氣使我們的生活腐化，並且把我們弄得就像其餘的人那樣的庸俗。(急切地)可是你別把我耽擱吧：把你拿去了我的東西還給我。

萬尼斯基 我沒有拿你什麼東西。

阿斯托夫 你從我的旅行藥箱裏邊把一瓶嗎啡拿去了。(一個停頓)我說，如果你一定要死氣擺力地結果你自個兒，那你走到森林裏邊去對你自個兒開一槍就得了。可是你得把嗎啡還給我，否則會引起閑話和疑心。人家會以為這是我給你的。我非跟你驗屍不可，這不免叫我太夠受了。你以為我會對這樣的事情感到有趣嗎？

(蘇妮亞登場)

萬尼斯基 讓我一個人好了。

阿斯托夫(對蘇妮亞) 蘇妮亞·亞力山多芙娜，你的舅舅從我的藥箱子裏邊把一瓶嗎啡拿去了，他不肯把它還給我。告訴他這……真傻極了。我沒有空。我該走了。

蘇妮亞 萬尼亞舅舅，你把嗎啡拿去了嗎？（一個停頓。）

阿斯托夫 他拿去了。這是我可以確定的。

蘇妮亞 把它拿出來吧。幹嗎你嚇唬我們呢？（溫存地。）萬尼亞舅舅，把它拿出來吧！也許我正和

你一樣地不幸；可是我並不灰心失望。我現在忍受它，我以後也要忍受它，一直到我的生命完結

為止……你也得忍耐一下。（一個停頓。）把它拿出來吧！（親他的手。）親愛的好舅舅！把它拿

出來吧！（哭泣。）你是親切的人，你會體貼我們而把它拿出來。舅舅，忍耐一下吧！忍耐一下吧！

萬尼斯基（從桌子的抽屜中把瓶拿出來並且把它交給阿斯托夫） 囉，拿去吧！（對蘇妮亞。）

但是我們非趕快工作不可，非趕快做點兒什麼事情不可，否則我……我受不了。

蘇妮亞 對啦，對啦，工作。一等到我們送他們動了身，我們就坐下來工作……（神經質地翻着桌

上的書頁。）我們把什麼東西都扔到一邊去。

阿斯托夫（把瓶放到他的箱子裏去，然後把皮帶拉緊。） 現在我可以動身了。

（葉蘭娜登場。）

葉蘭娜 伊凡·彼多洛維齊，你在這兒嗎？我們就要動身了。到亞力山大那兒去，他要對你說幾句



話。

蘇妮亞 萬尼亞舅舅，去吧。（挽住萬尼斯基的手臂。）讓我們去吧。爸爸跟你非和解不可。這是要緊的。

（蘇妮亞和萬尼斯基退場。）

葉蘭娜 我就要動身了。（把她的手遞給阿斯托夫。）再會。

阿斯托夫 預備好了嗎？

葉蘭娜 馬車正等着呢。

阿斯托夫 再會。

葉蘭娜 你今兒答應了我你離開這兒。

阿斯托夫 我記得。我就要走了。（一個停頓。）你受驚了嗎？（抓住她的手。）那件事是這樣的

可怕，是不是？

葉蘭娜 是的。

阿斯托夫 到底，你最好不要走！你怎麼說明兒在植物園裏邊——

葉蘭娜 不成。已經決定了。正因為決定了所以我敢這麼大膽地看你。我對你只有一個請求，就是：你得好好地想起我。我要你尊重我。

阿斯托夫 噫！（做一個不耐煩的姿勢。）我請你就下去吧。你得認清楚，你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做，你的生活沒有目的，佔據你的心靈的東西一樣也沒有，並且遲早你的感情會爆發起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最好不要到哈可孚去，或是到克爾克的一個什麼地方去，倒是在這兒，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邊……無論如何，這是詩境，甚至秋天也是美麗的……這兒有森林，有屠格涅夫風的半荒蕪的住宅……

葉蘭娜 你多荒謬……我氣你，可是……我會愉快地想起你。你是一個又有趣，又是不同凡俗的人。我們決不會再見面了，所以——幹嗎要瞞藏呢？——以前我真地有點兒愛你。好吧，我們現在來握一握手，像朋友似地分別吧。別想起我的壞處。

阿斯托夫（握緊她的手） 對啦，你最好是走……（沉思着。）你好像是一個善良的，熱心的人，可是在你的整個的人格上，好像有點兒什麼奇怪的東西似的。你跟你的丈夫一道到了這兒，本來都忙着做工夫，想刻苦地幹一件什麼事情的我們這夥人，都把工夫扔開，整整的一個夏天什

麼都不做，只是照顧你的丈夫的脚痛風和你，你們倆個人把你們的懶惰病傳染給我們了。我給你迷住了；我整整的一個月什麼也沒有做；同時，許多人生病，鄉下人在我的樹林中牧放他們的牲口，把長了一半的小樹都吃去了……所以，不論你跟你的丈夫往那兒去，你都會把破壞帶到那兒去……當然，我是在開玩笑，然而……這是奇怪的事。我還相信，如果你在這兒耽下去的話，那破壞是會弄到不可收拾的。我一定會鬧到身敗名裂……而你也不見得會好得了呢，走吧。這幕喜劇收場了。

葉蘭娜（從他的桌上拿一枝鉛筆，連忙把它放到她的口袋裏去）我拿這枝鉛筆做一個紀念。  
阿斯托夫 這真奇怪……我們做了朋友，可是忽然爲了某種理由……我們就要再也看不見了。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是這樣……趁現在沒有人在這兒——趁萬尼亞舅舅還沒有拿一束花進來以前——讓我在分別的時候親你一個嘴……好嗎？（親她的面頰。）這才對。

葉蘭娜 我希望你幸福。（週圍看。）好，就這樣吧！我一生中只有一次（衝動地擁抱他，雙方同時彼此很快地走開。）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阿斯托夫 趕快走吧。既然馬車預備好了，那麼你最好是動身吧。

葉蘭娜 我想有人來了。(倆個人傾聽。)

阿斯托夫 收場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 萬尼斯基, 拿着一本書的瑪麗亞·瓦西勒芙娜, 特立金和蘇妮亞登場。)

瑟勒布力亞可夫(對萬尼斯基) 過去的讓它過去。在那件事情發生以後, 我在這幾個鐘頭以內經過了這麼多的事情, 我相信我能爲了後代的好處寫一整本論生活藝術的書。我很樂意接收你的道歉同時我自個兒也對你道歉。再會!(他和萬尼斯基彼此親吻三次。)

萬尼斯基 以前我寄給你的那同樣數目的款子, 我以後還會按期寄給你。什麼事情都和從前一樣。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擁抱蘇妮亞。)

瑟勒布力亞可夫(親吻瑪麗亞·瓦西勒芙娜的手) 媽媽……

瑪麗亞(親吻他) 亞力山大, 你再去拍一個照片寄給我。你知道我多痛你。

特立金 閣下, 再會! 別把我們忘記!

瑟勒布力亞可夫(親吻他的女兒) 再會……大家再會。(和阿斯托夫握手) 多多感謝你的

愉快的招待。我尊敬你的思想，你的熱心，你的努力，但是請允許一個老頭子在他的臨別贈言裏邊再加上一句批評的話：你們非工作不可，我的朋友們，你們非工作不可！（他對他們大家鞠躬。）我希望你們萬事如意！

（退場，瑪麗亞·瓦西勒芙娜和蘇妮亞跟在後面。）

萬尼斯基（熱烈地親吻葉蘭娜·安德勒芙娜的手）再會……請原諒我……我們決不會再見面了。

葉蘭娜（感動起來）再會，親愛的伊凡·彼多洛維齊。（親吻他的頭然後退場。）

阿斯托夫（對特立金）芝麻餅，順便對他們說一說，把我的馬車也帶過來。

特立金 好好，當然。（退場。）

（只剩下阿斯托夫和萬尼斯基在場。）

阿斯托夫（從桌子上收拾他的顏料並且把它們放到他的皮包裹去）幹嗎你不去送一送他們們？

萬尼斯基 讓他們去吧，我……我不能。我的心太難受了。我非趕快叫我自個兒做點什麼事情不

可……工作！工作！（在桌上的紙堆中找尋。）

（一個停頓；鈴聲響了。）

阿斯托夫 他們走了。我敢說，教授很快活。什麼東西也不會把他騙轉來了。

瑪寧娜（登場） 他們走了。（在一張安樂椅上坐下織她的襪子。）

蘇妮亞（登場） 他們走了。（揩揩她的眼睛。）祝他們平安。（對她的舅舅。）對啦，萬尼亞舅舅，讓我們做點兒什麼事情吧。

萬尼斯基 工作，工作……

蘇妮亞 我們好久沒有一塊同在這張桌子前面坐下了。（點着桌上的洋燈。）我相信墨水沒有了。（拿起墨水瓶，走近食器廚去，把墨水倒進瓶去。）但是他們走了，我覺得悲傷。

（瑪麗亞·瓦西勒芙娜慢慢地登場。）

瑪麗亞 他們走了。（坐下專心地看書。）

蘇妮亞（在桌子邊坐了，然後翻開帳簿的書頁。）萬尼亞舅舅，讓我們先把我們的帳算一算。我把它擱下得太久了。今兒又有人來要他的帳了。把它算出來吧。如果你算這一筆帳的話，那我

就算另外的一筆。

萬尼斯基（寫）『付……某先生……』（兩個人都沈默地寫着。）

瑪寧娜（打呵欠）我想睡了。

阿斯托夫 多靜呀！鋼筆在紙上刷刷地響着，還有蟋蟀的叫聲。天氣又暖又舒服。我不想走。（鈴聲響了。）我的馬來了。那麼我只好對你們大家說再會——對我的桌子說再會——然後動身！（把他的地圖放到紙夾裏邊去。）

瑪寧娜 幹嗎你這麼樣匆忙？你就擱一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阿斯托夫 我不能。

萬尼斯基（寫）『付兩個盧布和七十五個戈比克。』

（一個長工登場。）

長工 米哈爾·洛維齊，馬預備好了。

阿斯托夫 我聽見它們來了。（把藥箱子，提包，和紙夾交給他。）喂，你把這幾樣東西拿住。你別把紙夾給壓壞了。

長工 是的，先生。

阿斯托夫 那麼？（走去告辭。）

蘇妮亞 我們什麼時候再看見你？

阿斯托夫 我想不會在明年的夏天以前。這個冬天也不見得會……當然，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你讓我知道，我就會來。（握手。）感謝你的招待，你的親切——實在一切的事情。（走近乳媽並且親吻她的頭。）再會吧，老婆婆。

瑪寧娜 你不喝了茶走嗎？

阿斯托夫 我不要喝，乳媽。

瑪寧娜 也許你要喝一點兒禾得卡吧？

阿斯托夫 （無定見地）也許。

（瑪寧娜退場。）

阿斯托夫（停了一忽兒） 我的駕車的馬有一點兒跛脚。昨兒彼特盧西加牽它去喝水的時候，我才看出來。



萬尼斯基 你一定要把它的鐵蹄換一換。

阿斯托夫 我得到羅傑斯特灣落兒村的鐵匠舖子去。沒有辦法。（走近阿非利加的地圖，望住它。）我想現在阿非利加那兒一定熱得要命！

萬尼斯基 對啦，大概這樣。

瑪寧娜（端着一隻放有一杯禾得卡和一片麵包在上面的托盤回來） 喏，你喝吧。

（阿斯托夫喝禾得卡。）

瑪寧娜 少爺，祝你身體康健。（低低地鞠一個躬。）你應當吃點兒麵包下酒。

阿斯托夫 不，我喜歡這樣白口喝。好啦，祝福你們大家。（對瑪寧娜。）乳媽，你不要出來，用不着。

（他退場；蘇妮亞拿着一枝蠟燭跟在後面送他的行；瑪寧娜坐在她的安樂椅上。）

萬尼斯基（寫） 『二月二號，香火油二十磅。二月十六號，香火油又是二十磅。蕎麥……』（一

個停頓。）

（鈴聲響了。）

瑪寧娜 他走了。（一個停頓。）

蘇妮亞（回來並且把蠟燭放在桌上） 他走了。

萬尼斯基（用算盤計算，然後寫下） 『總數是……十五……二十五……』

（蘇妮亞坐下來寫。）

瑪寧娜（打呵欠） 老天爺救救我們吧！

（特立金點起腳走進來，靠到門坐下並且輕輕地調六絃琴的音。）

萬尼斯基（對蘇妮亞，用他的手撫摸她的頭髮） 孩子，我的心多痛啊！哦，你知道我的心多痛啊！

蘇妮亞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一定要活下去！（一個停頓。）萬尼亞舅舅，我們一定要活下去！我們要挨過許多長長的，長長的日子，和許多長長的，長長的寂寞的黃昏；我們要耐性地忍受命運給我們的試探；不論現在和將來我們年紀老了，我們都要爲別人工作而不要休息；當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要不出一聲怨言地斷氣，並且在墳墓的那邊，我們要說我們吃過苦，我們哭過，我們所過的生活是殘酷的，然後神靈就會憐恤我們，舅舅，親愛的舅舅，你跟我將來會看到一個光明的，可愛的，美麗的生命。我們將來有歡樂，並且用感謝和微笑回顧我們的這些個不幸——然後我們會有休息。我有信仰，舅舅；我有燃燒的，熱情的信仰。（跪在她的舅舅面前並且把她的頭

倒在他的膝蓋上；用疲倦的聲音。）我們會有休息！

（特立金輕輕地彈六絃琴。）

蘇妮亞 我們會有休息！我們會聽到天使們唱歌；我們會看見金碧輝煌的天堂；我們會看見一切塵世的罪惡，一切我們的痛苦都會淹沒在那充滿全世界的慈悲中去，然後我們的生活會像一個撫愛似地和平，甯靜和甜蜜。我有信仰，我有信仰。（用她的手巾揩乾他的眼淚。）可憐的萬尼亞，你哭起來了。（含着眼淚。）你這一輩子就不會快活過，但是等着吧，萬尼亞舅舅，等着吧。我們會有休息。（把她的手繞住他。）我們會有休息（更夫敲梆。）

（特立金輕輕地彈；瑪麗亞·瓦西勒芙娜在她的小冊子的空白上做註解；瑪寧娜織她的襪子。）

蘇妮亞 我們會有休息！

（幕慢慢地落下。）